



北國四重奏



北国抒情文学

③

作品集

这是东北三省四市历时五年的北国四季(春、夏、秋、冬)多种文学体裁(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的一次阵容盛大的检阅。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国四重奏——北国抒情文学作品集●

北国之秋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北国之秋

- 十六的月亮 (报告文学·一等奖) 孙永库 3
- 金婚恋 (散文·一等奖) 杨大群 8
- 喜洋洋的送麻人 (散文·一等奖) 舒宝昌 12
- 他们,在这里收获 (报告文学·一等奖) 艾明波 15
- 火州秋色 (散文·一等奖) 缪俊杰 18
- 坦荡的秋天 (小说·一等奖) 孙晓玮 21
- 收获 (小说·一等奖) 王天民 25
- 开镰勾魂 (小说·一等奖) 卢 明 28
- 荞麦赋 (散文·二等奖) 王金屏 33
- 辉煌的凋谢 (散文·二等奖) 吴春英 35
- 秋声 (散文·二等奖) 刘 镇 38
- 秋夜品茗 (小说·二等奖) 丁 晓 41
- 放山记 (散文·二等奖) 险峰 北草 44
- 塞北金字塔 (报告文学·二等奖) 张洪舜 47
- 第十个秋天 (小说·二等奖) 赵桂林 51
- 头雁 (诗歌·二等奖) 马中兴 54
- 溶入北国秋雨 (散文·二等奖) 葛诗文 56



落叶时节谒拜靖宇将军 (散文·二等奖)	于德北 59
湖岸的白桦林 (散文·二等奖)	宗仁发 62
护秋 (小说·二等奖)	朱守林 64
寄秋 (散文·二等奖)	任惠敏 67
海量 (小说·二等奖)	郑海金 70
这个日子 (小说·二等奖)	张福麟 73
高粱之恋 (诗歌·二等奖)	董桂萍 76
校门 (散文·三等奖)	张 真 79
殷殷红叶情 (散文·三等奖)	萍 萍 82
秋雨的思绪 (散文·三等奖)	刘元举 86
成熟的缺陷 (小说·三等奖)	李国伟 89
秋情 (小说·三等奖)	章 波 91
大学生与殡葬场的女工 (诗歌·三等奖)	金旭升 94
秋恋 (诗歌·三等奖)	汤 焯 96
桂秋九月 (诗歌·三等奖)	任桂秋 99
西山屯的人们 (散文·三等奖)	刘茂祥 101
爱在深秋 (散文·三等奖)	申志远 103
我们走向成熟 (散文·三等奖)	刘学颜 105
甜蜜的中秋 (报告文学·三等奖)	孙易达 107
留下青山在 (报告文学·三等奖)	李志泳 110
醉人的秋色 (小说·三等奖)	颜石凡 114
秋天的太阳 (诗歌·三等奖)	韩 华 118
船台放歌 (诗歌·三等奖)	刘庆福 120
秋风中的老者 (散文·三等奖)	于迅来 122
海棠嫂 (散文·三等奖)	李文斌 124
擦肩一笑度千秋 (散文·三等奖)	陈 冰 127
秋天的性别 (散文·三等奖)	冯 堤 130



面对秋天 (散文·三等奖)·····	金 叶	133
表率 (报告文学·三等奖)·····	刘春昭	136
秋黄瓜 (小说·三等奖)·····	光 谱	142
火红的枫叶 (诗歌·三等奖)·····	纪卫东	145
拣地 (散文·三等奖)·····	李景林	149
居住楼房忘了秋 (散文·三等奖)·····	张天禄	152
平原之夜 (散文·三等奖)·····	修成国	155
我的蒙古族额吉 (散文·三等奖)·····	武冬梅	158
明天,是收秋虾的日子 (小说·三等奖)·····	鞠庆华	161
辉煌的秋别 (小说·三等奖)·····	王希君	164
打谷场上 (诗歌·三等奖)·····	绢 华	167
凝重的秋 (诗歌·三等奖)·····	梅 子	170



北国之秋

十月。金灿灿、红彤彤就那么波澜壮阔地把关东的黑土地涂抹成丰硕的立体，于是秋天的韵致开始漫山遍野地铺展，劳动者的歌就飘在一脉脉汹涌的稻浪里。果实在枝头招摇着沉甸甸的思索，微笑在眉梢渲染着关不住的喜悦。天空朗丽而悠远，偶有雁阵划破苍茫，送殷实的消息给远方。这个季节，诗人的眼里到处是意象。

秋天属于耕耘者。那灿烂的颜色不正诠释着劳动者壮丽的人生么？春耕、夏耘，拳拳的爱恋抛洒在这片沃土上，收获摔碎的汗珠，也收获一年的希冀。塞北的农民醉在成熟的馨香与金色的诱惑里。

城市的秋天别有一番韵味呢。是“红风衣装点白桦林”的时节，黄叶便飒飒地笼罩了街景，人们感叹落木萧萧时，也惊讶于辉煌的凋零背后，大自然并不荒凉的画框里有新生命湖水般涌动——荞麦花骤然开放，蕴蓄了许久的爱，也在《第十个秋天》长成粲然一片。

人生之秋也该一片粲然吧。跋涉过生命的泥泞、于《坦荡的秋天》走向新岸。还有心手相携的默契，只沐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金婚一如初恋。



读自然界的秋、人生的秋、心灵深处的秋，就觉秋真的深广如父亲的胸膛，一切哀怨与悲凉在他的博大、丰饶、温厚中都淡成阳光下的薄雾了。

辉煌、凋零、再生，秋天的乐章永远没有休止符。



十六的月亮

孙永库

他给她回信，同意复婚。

当她的目光落在信的结尾署名 81237 部队三机连指导员“李长生”时，就象突然发现窗外的积雪开始融化，丁香的枝丫上钻出羞怯的蓓蕾，欢愉之中，还产生点儿不敢相信的惊异！

于是，我就听到了她“好象做了一场梦”的故事：

当初，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男人的汪洋中，她带着童年的记忆，一眼发现了“红五星”的桅杆

对，我是长生的妻子，叫崔晶！写哪个“晶”都行。

你特意来了解我们的事？那我得从头说。

大概是 1980 年的 2 月，他爸的一个同志跟我爸说，有个当兵的姓李，人挺好。说心里话，打一小我就羡慕解放军，所以，给我介绍对象的不老少，我都没看。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第一次见



面,没说两句话,就妥了。第二天,长生回部队,以后我俩就靠通信联系。我总觉得找当兵的可靠,也光彩。就这样,1981年初,我们就结婚了。

她带着孩子,骑着一辆笨重的自行车,追赶着怎么也追赶不上的希望和憧憬,只好和他分手了

过去,只言片语地听说当兵的苦,但我想我还下过乡呢,什么罪没遭过,算啥!

咱家小鑫是1983年4月生的。生他的头天,我还腆个大肚子上班呢!没注意,让人家挤了,羊水都挤出来了,因为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多天,我也吓哭了。我求邻居找娘家人,都半夜啦,才给我送到我所在的长春一家地方医院。医生给我打针、吸氧,还是听不到胎心音,说可能是死胎。医生大喊:你家长生呢!手术!剖腹!是要孩子还是要大人?让他签字!

我妈瞅瞅我老婆婆,我老婆婆急了:剖腹就剖腹,保大人!

医生“捂捂喳喳”地抢救。约摸二十分钟的工夫,主任过来说:小晶啊,别光知道哭,没死,是小——子,活了!

我在医院呆了十天,我妈和老婆婆打了三四封电报,长生也没回来。住院的人都问,你爱人咋不着面呢?一说是当兵的,都啧啧嘴。

都十多天了,长生才回来。我妈哭着数叨他:你有钱说媳妇,我还没钱买闺女呢!他也不是滋味儿地对我说:你生孩子,我正在施工打山洞,三班倒,离不开。你娘俩都活着,这不挺好吗!孩子没满月,他说连队没他不行,抬脚就走了。



这几年,多少次,我抱着孩子挤不上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摔死都不知咋死的;黑灯半夜一个人走道,总感到疼得慌;多少次,看到人家夫妻和和美美的,我就忍不住暗晴流泪,带着孩子守空房,一年一年地等着……

如果光是这些,我也能忍下去。但有好多事,真让我伤心。我们有个护士长就总训我:让你家那口子转业算了,要不大伙跟你遭罪。长生过年过节不回家,我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可她却说:正好,你男的不在家,就安排你值班。

过几年,我就有这么个感觉,在社会上,当年的“红五星”,也不怎么亮堂了,我还得承受着社会上的压力,失的太多,一气之下,提出离婚。在法庭上,我阐述的理由就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又是在相对正常的和平年代,我应该正常得到的东西得不到,那只好分手。

1987年8月,我和长生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失去后才觉得珍贵。她渐渐地觉得,自己如同一条不洁的小河,只有重新流入他的大海,才能得到净化而不至自污

离婚后,我发誓不再嫁,但还是有给提亲的。可不知咋的,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长生做的那些事:

长生就一点家庭观念都没有?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回家过一个春节。平时休假也总不足月,有次在家刚呆五天,连长来了一封信,他就要走,让我拦住了,我说部队也不扣钱,你多呆几天怕啥!他不爱听这个,嘴撇多老高:“两地生活,都这样,也不咱一家。”



可一到战士中间，他嘴张得多老大。他总对我这么讲：让战士心拴在连队，我就得是个柱，有地方拴。要不你干部都象猴跳似的，三天两头别在媳妇的裤腰带上，拴什么战士心，不是扯蛋玩嘛！现在我也想通了，家事、国事很难两全，你让他八下扯，不行。

长生就是这样的人。说离婚，他怎么能情愿呢。可那天在法庭上，我数落他，他还给我递手帕，让我擦擦泪。办完离婚手续，还帮我包包。邻居们说，长生不象离婚，象是送你出远门。这搁一般的，没点军人的肚量，能行？！

最使我敬佩的是，离婚后，我寻思长生这下带个孩子非垮不可，相反，这一年，他带的连还立了功。

不是思念总在分手后吗？一想到这些，我就怪自己。我现在就这么想，军人身上所特有的一些东西，一些地方青年是无法具备的。长生作为军人，他身上还流淌着我们这个民族最纯正的精血。这种传统是正气，使我下决心把当初对长生的那份敬重，再还给他。

寻思来寻思去，1988年6月，我开始给他写信，策略地问他处没处对象。他回信说爷俩都好，不用惦念。我这么想，这时候，谁拉一把他就会跟谁，而我最有竞争力。后来，我又接连给他去了几回信。前段时间有几个报道干事非得和长生要信，要摘几句闪光语言，其实，我跟长生复婚，用不着什么闪光的语言，更不能用他早已熟悉并习惯了的关心方式去打动他，说得再动听，复婚了，又拽他的后腿，还是没用。所以，今年元旦一复婚，我就着手办随军手续，估计到九月份，我就能在这山沟上班了……

崔晶的故事给我讲完了。

关上耳朵，我在闭目苦思：这是一出喜剧，还是一曲悲歌？这出悲喜剧，也决不是她和他个人所为。虽然这一古老的剧种可能还要



在我们绿色的营盘上无数次上演,但仅就这场悲喜剧而言,它又具有某种新的、令人沉思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军人价值的倾斜!

可当我向李长生讲出这些时,他说:关键的是,军人首先不要看低了自己!

(原载《沈阳日报》)



金婚恋

杨火群

我和老伴儿结婚已经五十整年，到了人们喜欢说的金婚之年。这五十个年头，风风雨雨苦辣酸甜都尝过了，我觉得还是甜多。人说甜莫如蜜了，所以结婚的当月人称之为蜜月。那么，我和老伴儿好象五十年都生活在蜜月之中。

那时，我十三岁，她十七岁，我俩结婚前没有见过面。我去姐姐家串门，她扒着土墙豁口看我一眼后，从杏树上拧下一个青杏，放嘴里酸得舌头发麻。她很高兴，因为她听老人说：酸，把男人拴住，会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妈妈四十五岁时生我，姐姐嫁出去后，家里没有干活的人了。不娶个大媳妇，我就不能上学，于是，妈妈亲自去相看。看这姑娘端着小簸箕去碾房轧面，妈妈也端一瓢玉米去轧面。姑娘轧完面，把手里簸箕放下说：“大娘，我帮你轧吧。”就这样，妈妈看到姑娘脚板大抓地皮，手会拿笤帚、簸箕，就算相中了。按锡伯族的规矩，我家送去三十五公斤重一口猪，女方也没嫌小，放到圈里发现一条腿瘸。她后来开玩笑说：我家用三条腿猪换个媳妇。

她嫁时，由河东送到河西，第二天早晨，小鸡子还没有张嘴，人们就把她拉上喜车，先在屯子里转一圈，再围屯子里水井绕一圈，这叫服了我家的水土，太阳出山又拜了天地。从此我们就算两口子了。

她供我念书，受了不少罪：到火车站卖开水、卖麻花、卖甜根儿和养母猪，做手工活儿，积攒钱买了头小毛驴，还凿了一盘石磨，开始拉白面。拉面是个很苦的差事，一年四季，都要把磨房的窗用破棉被捂得严丝合缝的。白天怕有响动，夜里怕露灯光，被警察抓住就得定个经济犯。夏天磨房里热得象蒸笼，磨道上的驴粪味，尿水子味，呛得人喘不上气来。筛面更苦了，筛得面粉子飞扬，落在脸、胳膊露肉皮的地方，起一种红皮麦毒，痒得钻心，不用碱水都洗不掉。

我家离火车站有二公里地，距离大辽河边上只有兔子一蹦那么远。每天拉出五六公斤白面，由我带到城里小饭铺去卖。卖面之前，把白面装在象肋条一个格一个格的口袋里，然后拍成扁饼围在腰、前胸和后背上，再用布带子一圈圈捆紧。捆时布带子一头绑在门框上，布带另一头扯在她手里，我在中间滚动着身子，要把布带子勒得紧梆梆的。勒好之后我拍拍肚皮，比她怀孕的肚子还大呢。闯出火车站收票口，我就放开双腿往学校里跑。卖出面有了钱，就能偷着租到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说，再多加钱还可租到鲁迅的小说呢。上了通勤火车，抢个灯光看小说，下火车往家走，头顶着月亮还大声背诵好句子。每夜她都拄根粗柳条棍子在半路上接我，见面就说：“早就听见你唱书了。”接着，她怀里不是给我掏一块白面饼子，就是给我一块热地瓜。我们在月亮根底下拉着手又说又笑往家走。

我读中学那阵儿，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的年



代,受的是奴化教育。有位老师讲“汉”字的来源,使我明白我们不是“满洲国”人,而是中国人;慢慢地心里有个火亮,总在想自己怎么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九·三”胜利了,火车中断了,路上很乱,我被隔在沈阳城。路上很乱,我动了参军的心,参军之前,我得先回家看看,徒步走了两天。过了大辽河,看到家里的树梢了,家里几口人在我脑子里乱撞,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手中拿根箫,吹起来才算稳住了脚步,心情也平静了。快登上东大坝时,把我吓了一跳,嗨,是她!抱着我儿子,坐在树墩上,脸蛋通红,头上还插朵小红花。我拿着箫的手发颤,这不是《聊斋》里的狐狸仙吗?怎么会这么巧在半路上等着呢?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呢?”她说:“我不知道怎么的从早晨就听见箫声了。”她看我发呆,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抱着你的儿子,快回家,妈妈想你快想疯了。打这时我看见她头上插的小红花,一会儿工夫比她脸还红、还大,和西半天那条子晚霞融合在一起了。

在家没有呆几天,火车通了,我赶着回沈阳。当时沈阳旧书摊有不少世界著名小说,我没有钱买。在我临回沈阳城的早晨,她塞到我手中一个布包说:“这是一床古缎被面,还是我姥姥给我妈的,妈妈死后留给我的,你拿去卖了买书看吧!”我知道她的脾气,不拿走,她会惦念着。她送我到大坝顶上,对我说:“好好念书哇。”当时我心里惦记着她,惦记着家里亲人。我心情很乱,几次想吹箫,都没有吹好。我到火车站钻横道线时没有看信号,刚钻到一列货车底下,火车发动了起来。我猛地冲出去,耳边听见“嘎叭”一声,火车带动的风,把我吹滚到路基下去了,我手中的箫轧个粉碎,那个包着古缎被面的包袱,在火车底下打着滚儿,好象一片纸那么轻。火车开跑了,我爬上铁道找回包袱,那个被面被轧破一个角儿。我回到学



校,好几个夜晚都梦见我和包袱在火车底下打滚儿。事隔多少年我和她说了,她吓得抱住我说:“怨我,不该不送你到火车站。”

我回到沈阳之后参加了干部学校,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后来参加了军。有一年一场大水,家里房子被卷走了,她带着老人和两个孩子找到部队,组织上安排她在军需工厂当了帮工。抗美援朝时,妈妈病倒了,我又要赶到前线去,我赶到医院,妈妈拉住我的手说:“你可要好好对待你媳妇呀……”我跪在妈妈床前哭了。第二天妈妈去世了,是她把妈妈埋葬的。爸爸得病时,我正好在云南采访,在我离家的第四天,老人去世了,也是她和部队的同志帮助埋葬的。从此,她就带着两个孩子上班。

五十个金秋,家里的活儿都落在她肩上,我是甩手掌柜的,什么也不管,连高血压吃药,写作时喝水,只要碗盖一响水就会送到我手里。我现在写了十八部长篇,发表约一千万字,人家说都有她一半功劳呢。

现在我离休了,感情很充沛,生活很甜蜜。今年的金秋到了我和老伴的金婚五十个年头。可我老是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还是走在大辽河边上轻快地响动着……

(原载《沈阳日报》)



喜洋洋的送麻人

舒宝昌

冷风习习,该是收麻的时节了。

这里,从没象今天这般溢着欢乐,漾着喜庆的彩流。拖拉机、小四轮、马车、大卡车,仿佛是条车龙,载着小山似的亚麻,载着麻农丰收的希冀,从遥远的乡村小道颠颠簸簸地来了,来到了呼兰小镇上的呼兰麻纺厂亚麻收购站。

今年亚麻又是丰收年。才开秤收购十几天,大麻垛就成排地垛起来了,远远看去,象一座座金字塔。扛麻工踩着云梯,往麻垛上攀爬,象是要把苍穹都顶破了。

忙了一整天,麻车还是不断溜。天黑了,一路麻车,一路灯光,远远望去宛如银河洒落人间。

送罢了麻,结完了帐,兜里揣着现金的麻农并不急于赶路,而是在路旁的快餐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高谈阔论唠他们的“麻经”。灯光闪烁,苍穹变得深邃,夜风飘来醉人的酒肉香味儿。